

# 汉语和日语的辅音系统\*

王 迈\*

## 〈Summary〉

The consonant system of Chinese differs from that of Japanese in such aspects as its number, place and manner of articulation, voicing and aspiration contrast and so on. A targeted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avoid negative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take on their own Sino-Japanese with unique pronunciation although they originate from Chinese. Modern Japanese in general pronounce like some dialects in Southern China, which preserve quite a few pronunciation patterns of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An orderly corresponding relation can therefore be found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is paper sums up the systemic regularity of consonants of the two languages by analyzing *Thirty-six representative* letters of Chinese consonants of Tang-Song Dynasties.

## 1. 汉日辅音系统概貌

现代汉语共有二十二个辅音音位，其中 [ŋ] 只能做韵尾，[n] 即能做声母也能做韵尾，其余的只能做声母。现代日语的辅音音位共有十二个，所有的辅音都只能出现在音节开始部位，除了一个特殊的拨音假名“ン”，它是一个可以自成音节的辅音。汉语和日语中都没有复辅音。

日语的鼻音音位比较少，但是音位变体却非常丰富，并且相互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例如：[t]、[ts]、[tʃ] 同属音位 /t/；[s]、[ʃ] 同属音位 /s/；[d]、[dʒ]、[dz] 同属音位 /d/；[dʒ]、[dz] 同属音位 /dʒ/；[h]、[ç]、[ϕ] 同属音位 /h/；[g]、[ŋ] 同属于音位 /g/；[n]、[ɲ] 同属于音位 /n/。下图为汉日辅音音位对比图，其中没有下划线的是汉语中的辅音，有下滑线的是日语中的辅音，粗体的是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的辅音。（注意：由于日语的辅音音位变体之间差异非常大，出于实用性考虑，下图中列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音位变体，用圆括号加以注明。）

观察上表，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结论：

按照发音部位，汉语的辅音可以分成七类：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和舌根音；日语的辅音也可以分成七类：双唇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叶音、舌面音、舌根音和咽壁音。其中唇齿音和舌尖后音是汉语中特有的；舌叶音和咽壁音是日语中特有的，是学习过程中引起负迁移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看发音方法，汉语覆盖了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等五类辅音；日语则覆盖了塞音、

图 1 汉日辅音的发音部位和方法比较

辅音		发音部位		双唇音		唇齿音	舌尖前音	舌尖中音		舌尖后音	舌叶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咽壁音
		清音	浊音												
塞音	清音	不送气	b[p]	p[p]			d[t]	t[t]					g[k]	k[k]	
	浊音	送气	p[p']				t[t']								
塞擦音	清音	不送气	b[b]				d[d]						g[g]		
	浊音	送气					z[ts]		zh[tʂ]	(ch[tʃ])	j[tɕ]				
	清音	送气					c[ts']		ch[tʂ']		q[tɕ']				
浊音						dz[dz]			(([dʒ])						
擦音	清音		(f[ɸ])		f[f]	s[s]			sh[ʂ]	(sh[ʃ])	x[c]	h[x]	h[h]		
	浊音								r[ʒ]	(h[ç])					
鼻音			m[m]					n[n]		(n[ŋ])		ŋ	(ŋ)		
边音								l[l]							
闪音								r[t] [ɾ]							

塞擦音、擦音、鼻音和闪音等五类辅音。其中边音和闪音是两种语言各自特有的，这是学习时引起负迁移的另一个原因。

在塞音和塞擦音中，汉语只有清音没有浊音，只区分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日语只区分清浊对立，没有送气与否的对立。在擦音中，汉语存在唯一的一组清浊对立的鼻音 [ʂ] 和 [ʒ]；日语中的擦音却没有清浊对立。在鼻音中，汉语的韵尾区分前后鼻音 [n]、[ŋ] 的对立；日语虽然在音节头部区分 [n]、[ŋ]，但是在音节末尾只存在一个 [n]，不区分前后鼻音，这是造成学习困难的又一原因。

总体上看，汉语中清音占有绝对优势，日语中清浊音比例大致持平。下面具体分析：

## 2. 塞音的送气不送气对立与清浊对立

/p/、/t/、/k/ 是在各种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塞音，在汉语和日语中，虽然发音部位完全相同，但是发音方法上体现出整齐的送气不送气对立与清浊对立的差异。因此，多数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这三组塞音时，在听辨和发音两方面都感到困难。由于日语中的清塞音 [p]、[t]、[k] 不区分送气不送气（送气不送气在日语中属于同一个音位的随意音品），不经过专门训练，日本学生很难听辨出汉语中诸如“兔子箭了”和“肚子初了”的差异。并且，在发音时，总是无意识地用浊塞音替代不送气的清塞音，例如将“爸爸到了”说成 [bA bA dau ly]；或者将送气清塞音发成不送气的，例如将“身体”说成 [ʂən ti]。

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训练学生听辨出送气不送气的区别，如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一张小纸片置于口前，体会纸片摆动的幅度，一般情况下发送气音时纸片的摆动幅度明显比不送气音强烈。这样经过反复训练，学生一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差异。之后，在听辨的基础上再训练学生做发音练习，此时，教师需要时刻提醒学生不要发出浊塞音来，这类音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日本学生即使是在

体会到送气不送气的差异后，在发送气音时往往还是存在送气程度不够的缺点，教师应该及时提醒并鼓励学生大胆地增大送气气流，一般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 3. 塞擦音发音部位的差异

汉语中存在三组塞擦音，日语中存在两组，与塞音相同，汉日两语的塞擦音也存在送气不送气对立与清浊对立的差异，教授方法同上节，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这五组塞擦音的发音部位互不重合，而是两相交叉，从前至后依次排列，也就是说，就发音部位而言，汉语的三组塞擦音完全不同于日语，这给日本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先看汉语中的舌尖前塞擦音  $z[ts]$  和  $c[ts']$ ，虽然日语中不存在这两个音，但由于存在一个发音部位相同的清擦音  $[s]$ ，因此，日本学生还是比较容易掌握  $z[ts]$  和  $c[ts']$  的，教师只需强调一下送气不送气的区别就可以了。

比较困难的是  $zh[tʂ]$  和  $ch[tʂ']$  的发音，与日语中  $[ts]$  和  $[tʃ]$  的发音十分接近。在日语中， $[ts]$  和  $[tʃ]$  与元音拼合的分布是互补的，同出现在夕行假名中（夕  $[ta]$ 、チ  $[tʃi]$ 、ツ  $[tsu]$ 、テ  $[te]$ 、ト  $[to]$ ），并且归入同一个音位  $/t/$ 。受日语影响，日本学生在发汉语  $zh[tʂ]$  和  $ch[tʂ']$  合口呼音节时常将鼻音部分发成  $[ts]$ ，而在发汉语“知”、“吃”等时，不仅将韵母错发成  $[i]$ ，更将声母错发成  $[tʃ]$ 。因此，教授  $zh[tʂ]$  和  $ch[tʂ']$  的关键在于和韵母一同教学，首先训练学生  $zh[tʂ]$  和  $ch[tʂ']$  的开口呼音节，待学生掌握了发音部位后，再训练合口呼音节，注意纠正错发成  $[ts]$  的倾向，最后，训练“知”、“吃”等音节，注意特别强调拼音  $zhi$  中的“i”的发音是  $[ʌ]$  不是  $[i]$ ，声母是  $[tʂ]$  不是  $[tʃ]$ 。

掌握  $j[tɕ]$  和  $q[tɕ']$  也有类似的困难，在齐齿呼音节中，日本学生常将声母发成  $[tʃ]$ ，在撮口呼音节中，又常将声母发成  $[ts]$ ，并将介韵  $[y]$  发成  $[u]$ ，也就是说，有区分  $j[tɕ]$ 、 $q[tɕ']$  和  $zh[tʂ]$ 、 $ch[tʂ']$  的困难。因此，教授时首先须进行  $j[tɕ]$ 、 $q[tɕ']$  和  $zh[tʂ]$ 、 $ch[tʂ']$  的听辨和发音比较练习，在此基础上再按照齐齿呼→撮口呼的过程让学生掌握正确发音。

我们发现，其实汉语中的  $zh$ 、 $ch$ 、 $sh$ 、 $r$  和  $j$ 、 $q$ 、 $x$  在与韵母拼合时的分布也是互补的，前者构成开、合二呼（洪音），后者构成齐、撮二呼（细音），因此，即使将两者归入一个音位也未尝不可，所不同的就是日语中这样做了，而汉语中没有这样做。从中，我们还可以找出汉日两语的一个共同规律，即：辅音总是依照发音部位的前后与其相近的元音拼合，或者说，辅音因为受到其后面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在教授这几组塞擦音时需要以音节为本，需要在基础发音练习后进行大量的音节发音训练，这一宗旨也应体现在语音教材编写中。

### 4. 擦音中的 $[ϕ]$ 、 $[f]$ 、 $[ç]$ 、 $[x]$ 、 $[h]$ 及其他

这一节，我们首先分析日语的ハ行假名，他们是ハ  $[ha]$ 、ヒ  $[çi]$ 、フ  $[ϕu]$ 、ヘ  $[he]$ 、ホ  $[ho]$ ，其中的辅音由三个明显不同的音素构成， $[ϕ]$  是双唇清擦音， $[ç]$  是舌面清擦音， $[h]$  是咽壁清擦音，发音部位由前至后依次排列，像这样把发音部位相距甚远的音素归入一个音位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八行辅音就像是附着在元音前面的附着音一样，发音部位总是处在元音发音时声道最狭窄的地方。[a]、[e]、[o] 是低元音，开口度较大，发音时声道最狭窄的地方不在口腔而在喉部，所以附着在前面的辅音是咽壁音 [h]；[i] 发音时声道最狭窄的地方在中舌面和硬腭之间，附着在前面的是舌面鼻音 [ç]，实际上也可以把 [ç] 理解成 [h] 的腭化音；[ɥ] 发音时声道最狭窄处是双唇间，所以附着在前面的是双唇音 [ɸ]。

然而在汉语中，发音部位相距甚远的辅音 [f] 和 [x] 都分别能和开口度相距甚远的元音 [A] 和 [u] 相拼，形成诸如“发”、“夫”、“哈”、“呼”这样的音节，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类似“发”这样的音节是有一个明显的动程的，即开口度的由小到大的过程，试想一下如果不允许存在动程，那么开口度很小的唇齿音 [f] 就根本不可能和 [A] 拼在一起了。

在这里，日本学生的学习难点有两个，一个是倾向于用双唇清擦音 [ɸ] 代替唇齿清擦音 [f]，一个是无法区分唇齿音 [f] 和舌根音 [h]，或者说这两个辅音的部位感模糊。教学过程中，第一个难点是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双唇音和唇齿音的发音部位是可以目测的，教师只需演示“フ”和“夫”的发音并请学生注意唇部动作，一般都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比较困难的是“呼”的发音，日本学生往往找不到发音部位，甚至发成“フ”音，这就需要教师演示“フ”和“呼”发音，在发“呼”时，用手指指在自己的咽和下颚交界处，提示发音部位，这样经过反复的发音和纠音训练，学生才能掌握“呼”的正确发音。

其他几个擦音：s[s] 在日语中也存在，日本学生很容易掌握。sh[sʰ] 和 r[z] 的发音部位同 zh[tʂ] 和 ch[tʂʰ]，不再赘述，其清浊对立是现代汉语中唯一的一组，但由于日语中普遍存在清浊对立，日本学生也很容易掌握。

## 5. 前鼻音与后鼻音

汉语中鼻音的发音部位基本和日语重合，只有 [ŋ] 比较特殊，其实 [ŋ] 只是 [n] 的一个极度腭化了的变体，并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辅音。腭化现象在日语中非常普遍，在汉语中却不常见。所谓腭化，就是发音部位向上腭中间移动，或者发音时舌面中部向上腭抬起。换一种说法，就是发音时舌的状态向 [i] 接近。日语イ段假名前部的辅音，都有程度不等的腭化现象。例如カ [ka] 和キ [ki] 中的辅音 [k] 是明显不同的，后者发音靠前，是腭化的 [k]。日语有些音节里辅音腭化程度非常高，已经演变成了不同的音素，例如シ、ニ、チ的辅音音素。我们可以把腭化看成是音节中辅音部分受元音的影响而产生变异，向元音融合的现象，它增强了音节的紧密度。

双唇前鼻音 [m]，不仅发音部位同日语相同，连在音节中的分布也完全相同，即：只出现在音节开头，不出现在音节结尾。因此，日本学生非常容易掌握，不存在教学困难。

难点在于 [n] 和 [ŋ] 的区分。这两个音在两种语言中都是存在的，并且发音部位基本重合，因此，日本学生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应该没有困难。困难在于两个音的听辨上，这是由两个鼻辅音在两种语言的音节中的分布不同造成的。见下表：

图2 鼻辅音在音节中的分布

鼻辅音 \ 语种	汉语		日语	
	出现在音节开头	出现在音节末尾	出现在音节开头	出现在音节末尾
[n]	+	+	+	+
[ŋ]	-	+	+	-

我们注意到表中有两个空白点，即①汉语中 [ŋ] 不出现在音节开始；②日语中 [ŋ] 不出现在音节末尾。空白点①出现在汉语中，对日本学生学习汉语不构成影响；空白点②出现在日语中，日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填补这个空白点。总结成一句话，受母语影响，在音节开头，日本学生对前后鼻音 [n] 和 [ŋ] 的对立是敏感的，但是在音节末尾，日本学生对 [n] 和 [ŋ] 的对立却是不敏感的。另外，即使在音节头部，日语中 [ŋ] 和 [g] 是一个音位，和 [n] 不是一个音位，情况又更加复杂了一些。

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训练学生前后鼻音的听辨，即举出一组前后鼻音对立的汉字，由教师发音，学生体会两者的差异。由于日本学生一般都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英语中音节末尾类似于汉语，也存在前后鼻音的对立，所以教师可以举一些英语的例子，往往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 6. 边音与闪音

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边音 [l] 时往往认为就是日语中ラ行假名的辅音，这是不正确的。

ラ行辅音音素不在词头时是典型的闪音 [ɾ]，在词头或在拨音ン后面时是带有微弱破裂的闪音 [ɽ]，同样，在リ中的闪音有腭化现象。所谓闪音，是指发音时舌或唇等在气流的冲击下，轻轻弹动一次，因此闪音的音色清亮，有明显的跳动感和不稳定感。闪音是介于一般辅音和颤音之间的一种辅音，如果是弹动多次，即成为颤音。

汉语的边音 [l] 是不同的，发音时舌尖顶住上腭，形成阻碍，舌的两边松弛，气流沿舌的两边流出。边音和闪音的最大区别在于边音可以持续，闪音不能持续。

日本学生有用闪音代替边音的倾向，给人以音色过于清亮、不稳定或者有一种“打嘟噜”的感觉，教师应该及时指出并纠正。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故意拖长音节的做法，例如将“啦”发成 [l-ə]，日本学生会体会到闪音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有意识地区分边音和闪音。

## 7. 汉语和日语中的半元音

半元音是介于元音和辅音中间的音。区分元音和辅音的几个标准①气流是否有阻碍②气流的强弱③发音器官是否有明显部位感 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概念，因此语音也是有其过渡状态的，处在元音与辅音之间的过渡音就是半元音。

一般认为，日语有两个半元音 [j] 和 [w]，汉语有三个半元音 [j]、[w] 和 [ɥ]。虽然日语的 [j]、[w] 同汉语的 [j]、[w] 在发音部位上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日语的 [j]、[w] 都更接近元音并且不圆唇），但由于这都是受后面拼合元音的部位的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掌握起来一般都不困难。对于日本学生，困难在于半元音 [ɥ]，这个音在日语中不存在，日本学生通常会像发 [y] 一样用日

语ユ [ju] 替代，它由两个音素拼合而成，与 [y] 明显不同，这点在教师说明后学生一般都能领会并纠正。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学生发 [y] 时普遍圆唇度不够，并且舌位偏低。这种倾向通常很顽固，很难纠正，所幸的是圆唇度和舌位的高低都可以比较直观地观察到，教师可以给学生一面小镜子，让学生观察自己的唇型、开口度和老师的差异，反复练习并纠正，通常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 8. 汉日两语中基于汉字的辅音对应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超过两千年的文化交流史，汉字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通过佛教典籍、国家公文、汉籍和科学文献等传入日本，汉字的读音也随之对日语产生影响，形成了日语汉字的音读读音。现代日语中，一个汉字拥有两个以上音读读音的情况并不少见，主要源自其语源的地域差异和历史差异，从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域吸收汉字读音，造成了现代日语汉字读音的复杂局面。但总的来说，现代日语的音读如同中国某些南方方言一样，保留了相当多的汉语中古时期的读音规律，由此，同一汉字的汉语和日语读音也呈现出体系性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下面我们以代表唐宋时期汉语辅音面貌的三十六字母为中介，对汉日辅音对应规律做一简要归纳：

### (1) 重唇音：

帮母：帮ホウ 奔ホン 表ヒョウ 变ヘン 布フ・ホ

现代汉语（后文简称 C）中主要为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p]，现代日语（后文简称 J）中对应为不同发音部位的清擦音 [ɸ]、[f]、[ç]、[h]（ハ行假名辅音）等。

滂母：滂ホウ・ボウ 抛ホウ 派ハ 品ヒン 烹ホウ

C 中为双唇送气清塞音 [p']，J 中对应为不同发音部位的清擦音 [ɸ]、[f]、[ç]、[h] 和双唇浊塞音 [b]。由于 C 区分送气与不送气，J 不存在此对立，所以诸如“帮滂”、“端透”、“知彻”等以送气与否区分的字母，在 J 中对应的辅音往往一致或近似，下同。

并母：并ヘイ 袍ホウ・ボウ 傍ボウ 盆ボン・ホン 贫ヒン・ビン 抱ホウ 婢ヒ 勃ボツ 罢ヒ

C 中为双唇清塞音 [p'] 和 [p]，J 中对应为不同发音部位的清擦音 [ɸ]、[f]、[ç]、[h] 和双唇浊塞音 [b]。

明母：明メイ・ミョウ・ミン 麻マ 某ボウ 蛮バン 梦ム 门モン 马バ・マ

C 和 J 中都为双唇鼻音 [m]，对应整齐、稳定。

### (2) 轻唇音：

非母：非ヒ 发はつ 风フウ 匪ヒ 放ホウ 夫フウ

敷母：敷フ 翻ホン 芬フン 费ヒ 拂フツ

奉母：奉ホウ 乏ボウ 符フ 风ホウ 肥ヒ 饭ハン

非、敷、奉三母相类似，C 中为唇齿清擦音 [f]，J 中对应为不同发音部位的清擦音 [ɸ]、[f]、[ç]、[h] 等。

微母：微ヒ 味み 万バン・マン 吻フン・ブン 亡ボウ・モウ

C 中为半元音 [w] 开头的零声母字, J 中对应比较复杂, 可分为三类: ①不同发音部位的清擦音 [ϕ]、[f]、[ç]、[h]; ②双唇浊塞音 [b]; ③双唇鼻音 [m]。

### (3) 舌头音:

端母: 端タン 搭トウ 朵タ・ダ 顶チヨウ・テイ 斗ト・トウ 都ト

C 中为舌尖不送气清塞音 [t], J 中主要对应为舌尖清塞音 [t] 和不同部位的清擦音 [ts]、[tʃ] 等。也有少量对应为舌尖浊塞音 [d]。

透母: 透トウ 他タ 体タイ 态たい 土ト・ド

C 中为舌尖送气清塞音 [tʰ], J 中与端母相同, 主要对应为舌尖清塞音 [t] 和不同部位的清擦音 [ts]、[tʃ] 等, 少量对应为舌尖浊塞音 [d]。

定母: 定テイ・ジヨウ 腾トウ 团ダン 条ジヨウ 待タイ 掉トウ・チヨウ

C 中为舌尖清塞音 [t] 和 [tʰ], J 中主要对应为清音 [t]、[ts]、[tʃ] 以及相应的浊音 [d]、[dz]、[dʒ]。

泥母: 泥デイ 脑ノウ 宁ネイ 男ダン 能ノウ 年ネン 农ノウ

C 中为鼻音 [n], J 中除了对应为相同的鼻音 [n] 外, 还对应为舌尖浊塞音 [d]。

### (4) 舌上音:

知母: 知チ 张チヨウ 中チュウ 镇チン 展テン 竹チク

C 中为卷舌不送气清塞擦音 [tʂ], J 中以舌叶清塞擦音 [tʃ] 为主。

彻母: 彻テツ 畅チヨウ 畜チク 椿チン・チュン 抽チュウ

C 中为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tʂʰ], J 中与知母相似, 也以舌叶清塞擦音 [tʃ] 为主。

澄母: 澄チヨウ 肠チヨウ 传デン 缠テン・デン 赵チヨウ 择タク

C 中为卷舌清塞擦音 [tʂ] 和 [tʂʰ], J 中以舌叶清塞擦音 [tʃ] 为主, 也对应舌尖塞音 [t] 和 [d] 等。

娘母: 娘ニヨウ・ジヨウ 浓ノウ・ジヨウ 尼ニ・ジ 匿トク・ジョク

C 中为舌尖鼻音 [n], J 中除对应舌尖鼻音 [n] 外, 也对应舌叶浊塞擦音 [dʒ]。

### (5) 齿头音:

精母: 精セイ・ショウ 兹シ・ジ 紫シ 宰サイ 焦シヨウ 晶シヨウ

C 中演变为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tʃ] 和舌尖不送气清塞擦音 [ts], J 中主要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也对应舌叶清塞擦音 [ʃ]。

清母: 清セイ・ショウ 刺シ 擦サツ 趣シユ 亲シン

C 中为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tʃʰ] 和舌尖送气清塞擦音 [tsʰ], J 中与精母相似, 主要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也对应舌叶清塞擦音 [ʃ]。

从母: 从ジユウ 瓷シ・ジ 藏ゾウ 自ジ 罪ザイ・サイ 钱セン 绝ゼツ

C 中为舌尖清塞擦音 [ts] 和 [tsʰ], J 中主要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舌尖浊塞擦音 [dz]、舌叶清塞擦音 [ʃ] 以及舌叶浊塞擦音 [dʒ]。

心母: 心シン 丝シ 素ソ 扫ソウ 薛セツ 小シヨウ 先セン

C 中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面清擦音 [ç], J 中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叶清塞擦音 [ʃ]。

邪母: 邪ジャ 随ズイ 似ジ・シ 穗スイ 徐ジヨ 像ゾウ・ショウ

C 中主要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面清擦音 [ç], J 中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舌尖浊塞擦音 [dz]、舌叶清塞擦音 [ʃ] 以及舌叶浊塞擦音 [dʒ]。

#### (6) 正 齿 音:

照母: 照シヨウ 终シュウ 庄ソウ 制セイ 震シン 哲テツ 战セン

C 中为卷舌不送气清塞擦音 [tʂ], J 中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叶清塞擦音 [ʃ], 也有少量的舌尖清塞音 [t]。

穿母: 穿セン 充ジュウ 出シュツ 初シヨ 川セン 创ソウ 抄シヨウ

C 中为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tʂʰ], J 中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叶清塞擦音 [ʃ], 也有少量的舌叶浊塞擦音 [dʒ]。

床母: 床シヨウ・ソウ 实ジツ 术ジュツ 舌ゼツ 蛇ジャ・ダ 状ジヨウ

C 中为卷舌清塞擦音 [tʂ]、[tʂʰ] 和卷舌清擦音 [ʂ], J 中主要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舌叶清塞擦音 [ʃ]、舌尖浊塞擦音 [dz] 和舌叶浊塞擦音 [dʒ]。

审母: 审シン 束ソク 诗シ 书シヨ 失シツ 说セツ 少シヨウ

C 中为卷舌清擦音 [ʂ], J 中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 和舌叶清塞擦音 [ʃ]。

禅母: 禅ゼン 成セイ・ジョウ 熟ジュク 受ジュ 甚ジン 涉シヨウ

C 中为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tʂʰ] 和卷舌清擦音 [ʂ], J 中主要对应为舌尖清擦音 [s]、舌叶清塞擦音 [ʃ]、舌尖浊塞擦音 [dz] 和舌叶浊塞擦音 [dʒ]。

#### (7) 牙 音:

见母: 见ケン 归キ 骨コツ 高コウ 交コウ 基キ

C 中为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tɕ] 和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k], J 中对应为舌根清塞音 [k]。

溪母: 溪ケイ 开カイ 款カン 空クウ 去キョ 丘キユウ 腔コウ

C 中主要为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tɕʰ] 和舌根送气清塞音 [kʰ], J 中与见母相似, 对应为舌根清塞音 [k]。

群母: 群グン 狂キョウ 跪キ 共キョウ 旗キ 权ケン 件ケン

C 中为舌面清塞擦音 [tɕ]、[tɕʰ] 以及舌根清塞音 [k]、[kʰ], J 中对应为舌根塞音 [k] 和 [g]。

疑母: 疑ギ 我ガ 外ガイ 言ゲン・ゴン 牛ギユウ 倪ゲイ

C 中为零声母, 个别转变为舌尖鼻音 [n] 和舌尖浊擦音 [z], J 中对应为舌根浊塞音 [g] 和舌根鼻音 [ŋ]。

#### (8) 喉 音:

影母: 影エイ 安アン 烟エン 弯ワン 屋オク 袄オウ

C 中为零声母, J 中都对应着ア行和ワ行假名以元音开头的音节。



晓母：晓ギョウ・キョウ 花カ 虎コ 孝コウ・キョウ 香コウ・キョウ

C 中为舌根清擦音 [x] 和舌面清擦音 [ç], J 中主要对应舌根清塞音 [k]。

匣母：匣コウ・ゴウ 华カ 戸コ 回カイ 学ガク 咸カン 幸コウ

C 中为舌根清擦音 [x] 和舌面清擦音 [ç], J 中主要对应舌根塞音 [k]、[g]。

喻母：喻ユ 越エツ 为イ 余ヨ 用ヨウ 雨ウ 也ヤ 融ユウ 铅エン

喻母比较复杂, C 中大部分演变为零声母字, 小部分演变为 [tɕ]、[tɕʰ]、[ç]、[z] 开头的字。J 中主要对应ヤ行假名开头的字, 部分为半元音 [j] 开头, 部分为元音开头。

### (9) 半舌音:

来母：来ライ 里リ 隆リュウ 卢ロ 灵レイ 刘リュウ 连レン 列レツ

C 中为舌尖边音 [l], J 中对应为舌尖闪音 [ɾ], 两者发音十分接近。

### (10) 半齿音:

日母：日ニチ 柔ジュウ・ニユウ 饶ジョウ・ニョウ 戎ジュウ 入ニユウ・ジュウ

C 中大部分转化为舌尖浊擦音 [z], 小部分转变为零声母。J 中对应为舌叶浊塞擦音 [dʒ] 和舌尖鼻音 [n], 都带有明显的腭化。

综上所述, 汉日语言间的辅音差异, 可以找到成体系的整齐的对应该规律, 主要表现在发音方法、发音部位以及清浊上的有规律的影响和演变。汉语发音通过借词成体系地影响其他语言的现象还见于朝鲜语、东南亚各国语言, 以及中国某些少数民族语言, 这不仅是语音学和音韵学研究的宝贵材料, 也为语言的教学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参考内容。

## 参考文献

- 1) 冯玉明「日语汉字音读源流初探」『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 (4).
- 2) 王迈「现代日语中的汉语古音」『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 (1).
- 3) 王迈「汉日音调差异与汉语上声教学」『对外汉语论丛』2011 (8).
- 4)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1963.
- 5) 朱川『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语文出版社 1997.
- 6)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齐鲁书社 1987.
- 7) 陈复华『汉语音韵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8) 山口明穗、鈴木英夫『日本語の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7.
- 9) 渡辺実『日本語史要説』岩波書店 1997.
- 10) 金田一京助『日本語の変遷』講談社 1980.

\* 2012 年度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以自主学习为特征的外国学生汉语语音训练研究”, 编号: 12YJAZH008.

\*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博士, 讲师。

